

容闳的教育理想与实践冲突探析

郑 奇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容闳是我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位爱国者和教育家。他一生都致力于把他的教育理想付诸于实践,从而达到他救国救民的报负。但是容闳的理想却在实践中步履维艰,社会现实与他的理想发生着激烈的冲突。

〔关键词〕 容闳;教育理想;现实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5)-06-0003-04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今属广东省海市南屏镇)一个贫苦家庭,幼入澳门私塾读书,14岁(1841年)入读澳门玛礼逊学校,后随校迁往香港就读。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由该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咸丰四年(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该校有史以来,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留学生。

毕业后,容闳即归国服务,他希望有更多的像他一样的中国人能够受到文明教育,享受同等的利益,用西方的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鼎盛时期,他曾访问太平军领袖,并提出向西方学习使国家富强的施政纲领。清同治二年(1863年)起,他投身于洋务运动,先后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手下任职。清同治六年(1867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提出以“选送学生赴外国留学”为主要目的的“条陈四则”,但是在当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1870年,容宏再次与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次年即获朝廷批准。自1872—1875年,清政府分4批共记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并由陈兰彬、容闳分别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1875年,陈兰彬、容闳分别任中国驻美正副公使,容闳兼管留学生事务。1881年,因清朝保守派的反对,留学生事务所被撤销,已派出的留学生分批返回中国。

而后,容闳又另入维新派推行变法。1898年戊

戌变法失败后因被通缉而逃亡香港。1902年往美国定居,并加入美国国籍。1910年曾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和财政界人士布思等人相识,以表示支持民主革命。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

容闳早年留学于美国,完成学业后,他萌发了通过教育来振兴中国的想法,遂回国寻找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整个实践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回国初的探索期,第二阶段为理想的实施期,第三阶段为思想的转变期。下面将按照时间顺序对这三个不同阶段进行分析。

一、回国初的探索期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放弃了在美国谋职的优裕生活,毅然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尝试通过“西学东渐”来振兴中国。容闳回国后,先是为自谋生路奔波。他曾给美国驻华公使当私人秘书,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当通译,曾任几家洋行的职员。

1860年11月,容闳冒险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七条改革建议^{[1](56-57)},内容是:(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

〔收稿日期〕2005-04-30

〔作者简介〕郑 奇(1980—),男,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订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职业学校。容闳同时还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能够采纳他的建议,他愿为之效力。可以看到,在这个纲领中,涉及教育问题的就有四条,除第六条“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的内容外,都是对太平天国运动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容闳特别注重学校教育,因此提出制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说是符合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体现了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但当时太平天国一方面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容闳的计划,另一方面,虽然干王洪仁玕对容闳赏识有加,但是干王洪仁玕并没有太大的实权,无法帮助容闳实现他的理想。容闳所得到的只是太平天国所给与的官位而已。容闳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同情太平天国,但当他发现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满洲政府之政治”的没落腐败,^[2]而且也看到了农民运动的消极方面,进而认为太平天国并不能取代清王朝而建立全国政权,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遂返回上海从事经营茶叶等活动。^{[3](25)}

虽然太平天国不可能如容闳之愿成为变革社会的主力,但却是容闳实现自己理想的第一步。通过这次实践,他认识到太平天国的本质以及宗教对农民运动的影响,在开始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肩负起振兴国家责任的问题。此时的容闳并没有因为太平天国没有采用自己的“教育计划”而放弃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而是继续寻找适宜的机会以期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三、理想的实施期

太平天国之行未能实现容闳的教育计划,使容闳颇有懊丧,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容闳在一边经营谋生的同时,一边通过各种方式结识达官贵人,从而接近自己的理想。经友人介绍,容闳转而投向了正在兴办洋务事业的洋务派官僚。此时的洋务派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巨大差距的认识和“自强”、“求富”的动机,也开始了从“师夷长技”到“走出国门”的观念转变。因此,他们对容闳非常赏识。容闳先是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托,专程赴美购买机器,装备江南制造总局,赢得

了曾国藩的信赖。他进而建议“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践,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1](85)}。用容闳自己的话来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1](100)}。他所倡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兵工学校,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技工(职业)学校。这是我国近代创办的第一所新式职业学校,它为中国最先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机械技术人才。至此,容闳第一次得以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

在容闳的教育理想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是“倡导留学教育”。容闳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事业”、“报国之惟一政事”^{[1](86)}。1868年,容闳由丁日昌转呈条陈,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自1854年大学毕业以来怀于胸中十余年的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一百二十人中,又分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卓有成效,则以后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必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1](87)}容闳在这里具体规划了留学教育的目的、年龄、计划、教学和管理、经费等各个方面。1870年,容闳借赴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的机会,向曾国藩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而此时,曾国藩等人也深深感到中国处理国际事务人才的缺乏,于是容闳的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赞同。同年九月和次年正月,曾国藩两次上奏,并与李鸿章往返函商此事。^{[4](30)}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曾国藩、李鸿章奏陈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拟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该章程制定了幼童赴美留学的具体事宜。^{[5](161-164)}当得知清政府批准了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后,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1](90)},并把这一计划的实施看成是“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1](91)}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政府先后向美国派出了四批官费留学生,每批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这些幼童寄宿在当地的美国家庭里,他们对美国的学习生活适应的非常快,很快就融入到美国得社会中,并且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他们“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1](102)}但是,这一重要举措,还是由于受到封建守旧者的阻止和美国的反华风潮而被破坏。1881年6月19日,清政府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术,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4](42)}为由,下令将留学生一律遣送回国。虽有容闳的极力维持,好友纯齐勒牧师(Rev. Dr. oseph. Twichell)等联络耶鲁大学校长泡特(President Porter)、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出面劝阻亦未果。^[6]自1881年8月始,原拟以15年为期的留学生“凄然返国”。

当时,在赴美的120名幼童中,除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大学正式毕业外,^{[7](161)}其余尚在大、中学校学习,不得已终止学业回国。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本身虽然未能善始善终,但也未完全失败。因为在这一百二十名留学幼童中,除因事故及在美病逝者26人外,其余94名归国留学生仍然在各条战线上为国家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们均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安排,各展其长,主要有:在海军任军官者18人;在铁路任工程师及局长等职者17人;在电报业任职者16人;在外交界任外交官(领事、公使等职)及翻译者15人;在矿业系统任职者8人;在行政部门任职者6人;从事医务者5人;教育工作者4人等。^[8]他们的回国使“洋务新政”时期的人才恐慌得以部分缓解。这批留美幼童后来成为知名人物的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外交界要人唐绍仪、梁敦彦以及协办清华学堂的唐国安、北洋大学的蔡绍基等人,其他崭露头角者难以一一列举。

容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8]有以下三点:(1)购买新式机器,充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2)向清政府提出“条陈四则”;(3)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实施。不难看出,“洋务运动”时期的容闳是以“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手段来实践其“教育计划”的。容闳“教育计划”某种程度的实施和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的派出对当时弥漫于中国的顽固守旧风气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用,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河。此后,1875年

有5人赴英、法两国参观^{[4](35)},1876年有7人赴德国军营学习兵技,陆军^{[4](37)},1877年福建船政局又派30名学生前往英、法两国学习船政^{[4](38)},1896年又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4](69)}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留学运动。留学生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到欧美、日本这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不仅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而且痛感自己国家的衰败和清朝封建专制的腐朽反动,许多人出国留学的结果不是变为清政府的奴仆,而是成为反清革命的战士。近代的许多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从留学生当中成长起来的,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和近代留学运动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容闳的“教育计划”并没有完全失败。但在事实上,容闳所倡导的“留学计划”还是在中途夭折了。究其原因,不外有三。其一,清政府同意容闳率幼童赴美留学是为了解决当时清朝当时的“人才危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可以说,清政府的“西学为用”是为了其“中学为体”而服务的,这样,容闳成了清朝统治者手中的一颗棋子。反过来看,容闳投靠“洋务派”本意上也是打算借“洋务派”之手,实现其“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继而达到“为国家储备人才的目的”。^{[1](86-87)}由此看来,虽然二者的行为手段是相同的,但二者的根本目的是相悖的,“幼童留学”计划的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二,幼童的赴美留学在一开始就遭到清政府保守派的反对,在留美计划实施的过程中,保守派的对留学事务的攻击和指责不断,这是留美幼童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在守旧派不断的攻击声中艰难地支持着这项计划,最终不得不放弃。最后,幼童初到美国时最多不过十三、四岁,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对新事物的认知以及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迅速程度是成年人无法相比的。并且,他们根本无法明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何物,更不用提“为什么不能剪辫子、信仰基督教?”。他们此时在美国的家庭中生活,在美国的学校中学习,讲的是美式英语,吃的是美式食物,每天的耳濡目染必然会对幼童产生同化作用。那么,幼童们换洋装,剪辫子,入洋教的叛逆行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从史料上看,幼童们的叛逆行为也是导致容闳“留学教育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思想的转变期

这次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夭折,容闳深受打击,被看成是他一生之中最为不幸之事。然而这次打击使容闳深刻地意识到了仅靠发展教育,还远远不能实现他的救国理想,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中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1](110)}容闳介入太平天国运动,介入洋务运动,实施他的教育计划,虽然均未果,但是他从这些实际经历中,尤其是教育计划的失败,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现状,仅仅靠发展实业,改变教育制度是不可能使祖国达到繁荣富强之境的。因此,“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这是一个极其可贵的认识。要建设近代化国家,教育是重要的,发展工业及其辅助性产业是重要的,但是,若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改造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施行。即使施行了,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清政府的失望使容闳产生了对清朝实行根本变革的想法,最后走上维新道路,这一过程也是容闳思想不断变化发展的结果。所以,他随即又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洪流中。

维新变法失败后,容闳深刻地认识到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开始改变过去靠变法救国的思想,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容闳走出了维新派的圈子,逐渐与康、梁保皇党划清界线,并且开始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最终成为主张民主立宪共和国的革命者。此时的容闳已经从一个“教育救国者”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救国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曾致函给容闳,请其“归国任事”。^[9]容闳遂回信表示欢迎,但由于年迈、疾病所困而未能成行,于次年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

五、结束语

纵观容闳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忠贞不渝的伟大爱国学子,始终以国家、民族的振兴为己任,无论何时何地,从未动摇过他的爱国之情。正如他的好友

吐依曲尔牧师(Rev. Dr. Joseph. Twichell)所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10]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容闳一生都在探索国家振兴之路。他幼年在美国求学,青年向太平天国进言,中年投身于洋务运动,并率幼童赴美留学,晚年参与维新变法,最终走上资产阶级革命之路,在各个时期都留下了他的爱国足迹,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容宏是一个接受西方系统教育的人,虽然他的思想紧跟时代的发展方向,但是客观的条件使容宏不得不依靠不同的势力来实现他的理想。从他留学归国后最初打算投靠洪仁玕,借助太平天国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教育计划”,未果;转而投奔“洋务派”,寄希望于“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并举,无奈中途夭折;接下来他先是追随康、梁,推行维新变法,走资产阶级改良的路线;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容闳对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最终追随了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而这时的容闳已经年老力衰。容闳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无法得到彻底有效的实践,这不仅是容闳来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

〔参考文献〕

- [1]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56—57页.
- [2] 丁语和. 容闳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J]. 文史杂志, 1995(1): 20—21.
- [3] 丁晓禾. 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壹[M]. 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8.
- [4]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 [5]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 [6] 胡德海. 容闳和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活动始末述实[J]. 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6, 20(3): 73—82.
- [7] 卫道治. 中外教育交流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8] 余明侠. 容闳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主要建树[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 19—24.
- [9] 胡代聪. “教育使节”容闳和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的派遣[J]. 外交学院学报, 2001(3): 79—87.
- [10] 邵纯. 纪念容闳[J]. 实事求是, 1997(3): 46—49.

(责任编辑 水乡)